



邓琳琳如今是体操国际级裁判。

都是在自己的舒适圈，聊的内容都是自己擅长和熟悉的。但是到北大后，周围全是大学霸，你的领域别人完全没兴趣。

我印象最深的，大一时有一门课——中国政治概论。老师在讲台上说了一个历史典故。全班同学哈哈大笑，只有我一个人坐在位子上，傻傻地看着别人笑。即便老师说的是中文，我也不懂大家在笑什么。

那一刻我真的非常无助和尴尬，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，好像两块奥运金牌跟没拿一

样。

大一上学期，我的体重也飞快增长。原先当运动员时，非常严格地控制体重。退役后进到大学，没有人管了，我“撒开了吃”。每天一睁眼开始吃，一直能吃到闭眼睡觉。

那时为了帮我适应新环境，我妈来北京陪读。宿舍楼下，走路几分钟就是食堂。即便这么近，我也懒得下楼，而是让我妈去把饭菜打包回来。这样吃了半年，就从80多斤到了100多斤，整个人像个充气

的气球。

大一期末英语考试前，我自己“关”在宿舍，几天没出门，不停地背啊背。结果到考场坐下，看着试卷，发现忘得一干二净。

所以大一读完，我丝毫没有感受到别人说的大学校园的“青春美好”，只感受到被压得喘不过气。大二时一度想放弃，转专业。学校告诉我，转专业要重修学分，我只好作罢。

最后，我还是拿出了运动员的精神。什么是运动员的精神？哪怕是跪在地上，也要坚持走下去。

拿到北大毕业证那天，我告诉自己：“邓琳琳你可以的，证明了自己。”虽然那4年很痛苦，但我感谢这一段经历，让我之后的求学道路显得轻松了不少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花了这么大力气从北大毕业后，你后来又去了北体大和加州浸会大学。你当时已经

邓琳琳接受《新民周刊》记者专访。摄影/杨维格

